

抵極法官問其本末具述前事試其化錫果亦不謬任泣曰某遭處士戒約自陷刑網苟能忍之二十年當脫此禍矣竟亦就戮大都黃白之事非尋常之人所可妄學也或得之者必為禍胎驗於古今斯證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

岐陽女子

岐陽女子者年五六歲其家沽酒一旦嚴冬寒甚有樵夫十數輩鬻薪於市稍稍散去獨一老叟荷薪未售日已晡矣北風轉勁女子之母聽兒老叟呼之與語買薪直贖之百錢欲設食叟曰不須食也乃以酒一器授之叟袖中墜一柿子女子因拾之叟笑曰本欲將還家今既孩兒所得便可食之女子遂啖此柿子固不食粒今已數年類狀奇麗叟竟不知所之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見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

笠與語頗其狀貌不常因問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氣足食之益人勿以豉不利中脯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振網欲召畫工為圖連阻匠寒畫工不至張綉倚于壁叟取几上筆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迥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淮海因遇鑿古圖書者使閱之鑿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即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灊橋遇鬻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薪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然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頗有奇境事能住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與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遺流已知矣謂曰比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垂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人間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語其事因入道歷詣仙人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杜梅

杜晦少時於長白山遇一道士哀其多疾以丹砂一粒大如菘豆紅光瑩徹便吞之曰此丹不獨祛積冷若不食肉可致長生慎無觸穢也既服丹即容狀充悅輕健不食累官為商州刺史絕粒三十年人不知也忽一旦思肉間品味馨香心自念曰仙師戒我不食肉今欲却食五穀先須食肉必奪我藥力矣遂鳴猪肉少許良久吐一物大如雞子若新

膠未乾割而視之丹在其內光色瑩然與初服時無異復欲吞之因失之後惋恨久之是夕夢長白道士曰子不守吾戒敗於長生吾復得丹矣晦時年八十餘只如四十許人失丹之後旬日齒髮變衰顏色枯槁數年而卒

吳淡甜

吳淡甜京兆奉天平原鄉人咸通中畿內旱歉攜妻子二人投京西就食至永壽縣與一老父刈麥老父引入西山莊中行十數里雷雨暴作既晴漸到莊所門庭嚴潔有若公署老人爲其設食徐云我姓韓修道於此大都修道若人間有纖粟所最未得昇天去我宿債負君錢五十萬錢未果遠適今欲相還食訖使一村童引出山門約日君可於涇州居候及永壽所負且以五百千文支路糧既別行百餘步如出煙霧中已及永壽市便往涇州寓居夢韓公曰錢在牀下可以取用明旦牀下得五百千自是經營事力贍足鄉里咸知有韓山人修道不記其名再訪山莊不復知其處所矣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山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者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燕國公高駢

丞相燕國公高駢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築羅城墜門却敵共三十二里自西北鑿地開清遠江流入東南與青城江合流復開西南壕自開門之南至甘亭廟前與大江相會環城爲固其所板築率彭眉嘉蜀資蘭印漢環畿赤之邑八州十縣丁夫以授矩設版六旬而畢臨印縣令陳沼領七縣之力分得金花街相如琴臺舊所凡有七臺各高丈餘中臺

尤大盡取其土復濬其下以爲新壕深且二十尺下值石板廣三四尺長五六尺厚尺餘二板相重勢頗牢密役者衆力舉之既發有煙焰五色直上高三尺許於石穴中得石合方五寸餘金彩鮮瑩若圖壘才準合中銀葫蘆一大如指衆夫爭攫爭奪毆擊拊拽陳沼不能制伏走狀聞于燕公公使右廂版築使侯虔按之得葫蘆石合金丹一粒云有七粒誼聞之際失去其六合真葫蘆於道場中炷香禮敬來晨丹砂七粒紅鮮異常公盡吞服

之命釋爭奪謹觀去及分竊丹砂者之夫並仰放之一無所問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解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亦送揚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

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揚俄然而覺手復無吾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官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揚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及魂丹有症候暴死者研丹一粒拘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闕官夏侯者揚

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揚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逐夏侯得丹之効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

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揚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遂令却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改名延年矣揚

自審丹之靈効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鐵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喧哭泣之聲問其故生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揚物產贖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

金石爲格木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揚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薛達

河東薛達咸通中爲蘇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殺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山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輿與親

吏訪之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林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食較美甘香靈輿拜而食之又剖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

有散麵波麵堆疊積鼓不知紀極人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

二三天鏡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報留於山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得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

思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奕奕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又天台山宋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聞香買蒸餅噉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牟平縣界所食之

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骨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噉之必化爲石矣

蜀民

蜀民遇晉氏饑數三五輩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

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石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愨愨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冲雅判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慈自成畦龍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其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梯即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避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知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康和晦

康和晦者教坊樂官康赫赤之子幼而挺特好古從善常有雲泉放曠之志多談諧頗敏辯常自于干谷抵金州半歲而還每值水石幽勝必留連賞翫忽谷行次聞雷霆風雨之聲在近山之側尋亦雲物開霽而山溪泛溢

水上有一老人來槎而來沿岸而謂康曰子有道氣將有所得然十年之間四海沸騰九州輻裂王室多難卒未可平當深居遠害勿近王公大臣以保元吉余有鬼谷九宮之書以授於子善審吉方自謀避地也言訖泛泛而去水亦驟退山路復通康受書按而行之

占往知來考定吉凶雖京房常轉莫能過也老人使棲息於道康乃冠簪居水樂里開元觀西廡之南軒明野請益相屬於道將欲卜居中條未暇理策左軍中尉韓公文約使人三召之不得已而謁焉即署軍職加之憲街以金魚玉帶衣馬靴笏併以授之康即冠帶庭謝而歸謂其子曰相逼若此不可復留矣明旦無疾而卒數日肌膚香潔人以為尸解焉自是中原戈甲四方用武咸依老叟之言其所授之書名命樞寶章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所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藏清經審其所屬定

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峨眉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氣力不至飢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違命食盡三器厭飲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洞
 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此
 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則叩之
 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其教入山果得洞與
 所指無異以瓦叩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
 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
 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叩
 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
 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林麗人仙
 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作車騎憧憧不絕
 又值一門叩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
 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推陷惶懼而出奔
 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
 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
 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復入
 峨眉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
 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
 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

今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端
 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
 費因請公畧批行止於書末責其因所慰薦
 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
 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問刺委諸案上畧
 不顧躬費味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
 干也即以相國書投閣者劉發緘覽畢慢罵
 曰鄭某老漢用此書可為腹而棄之費愈懼
 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惘然顧之揖坐與
 語曰已暮矣劉促令投店費曰日已昏黑或
 得連際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
 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纒帶於
 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
 有一閤子可以憩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
 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登樓席入
 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既而閉門鑰繫甚嚴費
 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窺中窺
 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蘇彝掃除堂之
 內外庭庭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
 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

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
 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
 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
 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餽饌奇
 果香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頃更奏樂
 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
 亦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
 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
 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
 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
 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
 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閤子中費窺見劉
 自呷酒了即於階下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
 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
 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今修行即得相見
 也既去也劉令即詣閤中見酒猶在驚曰此
 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
 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
 左捨遺傲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
 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紫邏任史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詣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擔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擅投劉微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所求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灾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其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遠超邇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關方失其所在也

朱含貞

朱含貞者晉陵道士也居龍興觀之東軒素以清貧而精奉香火孜孜焉未嘗少怠大中

丙子歲道士馬自然落魄江浙間率以括酒娼逸為事然時人異之疑其有道者也每詣含貞必以為請含貞常力以奉之居歲餘謂含貞曰我久遊江浙今將北行嵩洛鎮華皆神仙之府餐和味道道士不可不遊也子有修勵之志而寡香膏之資有惻物之心而無拯救之効亦可歎也因以三符授之曰可以給終身之衣食增無涯之陰功第以玉篆救之雖千妖百疾靡不愈也初以一符攻之未致効者即發其二大効不過於三也多極貧病少務金帛功充德全道不遠矣因命版題二十字詩於其廡下曰世有無窮事生知遂曰春間程方外路直是上清人署其名曰山客馬自然書書畢別去不復見矣後數年傳云馬君曰日昇天含貞自是符術大効姑蘇餘杭金陵淮海東西南北千餘里飛書寄信請其救者不知紀極因其所得之給錢劍東聖祖院丹翠金碧圖繪之麗感著一時含貞壽七十餘無疾而終咸謂其頂於道藉解脫之流也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博學洞府周歷幽勝忽值一洞門廣丈餘高五六尺徐行而入漸覺博寬燭滅路遠無復計捫拊稍進又二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如此數里豁然明朗山川洞開四顧極遠視一巖窟之下有道士五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禮修謁自陳遭遇之幸乞以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授之曰子之勤志頗為難備今得值我已足積善所鍾矣度世之道須青籙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憫焉第還人間後當重會耳因指石牀上有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教取之仙者笑曰未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整敘經文辯識天文玉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因使讀之善經一無識者即授以指訣丁寧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指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亦書寶章真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帝修內殿於斗拱內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

吳善經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博學洞府周歷幽勝忽值一洞門廣丈餘高五六尺徐行而入漸覺博寬燭滅路遠無復計捫拊稍進又二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如此數里豁然明朗山川洞開四顧極遠視一巖窟之下有道士五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禮修謁自陳遭遇之幸乞以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授之曰子之勤志頗為難備今得值我已足積善所鍾矣度世之道須青籙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憫焉第還人間後當重會耳因指石牀上有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教取之仙者笑曰未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整敘經文辯識天文玉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因使讀之善經一無識者即授以指訣丁寧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指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亦書寶章真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帝修內殿於斗拱內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

者或言善經有天篆之鑿召入殿內示之披讀周悉輒無凝滯賜以金帛即今注解以進命太清宮別初供給與唐觀道士瓊執執弟子之禮備得其訣瓊以天書玉字寫道德二經黃庭內外篇生神度人消災諸經凡十卷又注解三洞籙符篆以為正音咸通中召於大內三宮授夷希先生萬羽容等七百人法錄所寫玉篆經未果上進瓊以沒故詔謚為昭玄先生善經在洛下九十餘貌若嬰孩齒髮不衰言遊五嶺不知所在昭玄去世已九十餘矣昭玄所書玉篆經上饒道士吳方夷得之將往華山中方避黃巢之亂因散失焉

楊晦之

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命坐其側語義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士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偻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

爾為吾刻紙作今夕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以紙月施於東垣上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談話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天半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割其庭塵上晦之睽視其所居則崖壑蕭

仍叢木參天前有積水目之不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歎駭謂先生曰何變化之如此耶昨宵之遇今朝之觀豈非仙家一夕人世于年耶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相斥遂巡則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清河房建

清河房建居舍山尚奇好道常授六甲符九章真錄積二十年後至衡山遇一流流與語及詰上仙都蓬萊方丈靈奇之事一一皆若涉歷旬餘相依不能捨去建將之南海道流謂曰余常遊南海今十年矣護軍李侯遣我玉簪我以君好道今以相贈君其實之是歲秋建至南海獨遊開元觀北軒有塑二真人一曰左玄一曰右玄視左玄之狀與衡山所遇道流無異歎駭久之顧其冠即無簪矣因

問觀中道流此真人何謂而闕其替耶道流曰十年前護軍李侯常以玉替飾真人之冠亡之數月矣建具述衡山所贈替之事囊中出玉替歸于真人矣

僧契虛

僧契虛姓李其父開元中為御史契虛幼好浮屠氏年二十脫髮衣褐居長安中佛舍及明皇幸蜀羈胡陷兩京契虛乃入太白山食栢葉絕粒遇道士喬君清瘦高古鬚髮皎白謂契虛曰師神骨孤秀後當寓遊仙都契虛謙謝之喬君曰異日師於商山備食物於逆旅有棒子必搗而餽焉或有問師所求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棒子導師去矣及祿山破上皇還京天下息兵契虛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遇棒子而餽焉近數月餽棒子數百人食畢輒去無問者契虛稍怠為喬君見欺將歸長安忽遇川棒子年甚少問契虛所詣答曰願遊稚川積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而至乎契虛曰初而好道曾遇至人勸遊稚川但不知其路耳棒子曰與我偕行可

以到也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理行其登玉山涉危險踰巖嶽八十餘里至一洞穴水自洞側而出擇子與契虛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絕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遠見一門在十數里外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攢峯迴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前去擇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頂緬然平坦下視山峯川原杳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積水無窮中有石徑纔橫尺餘長且百里擇子引之礪石而去頗加悚慄不敢顧視即至一山下有巨木煙景繁茂高數十尋擇子登木長嘯久之風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頂懸竹索而下擇子與契虛入竹索中閉目危坐勢如騰飛舉巨絙引之即及山頂有城邑宮闕瓊玉交映在雲物之外後有缺文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